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十六

己未仲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議添兵將以安危遼以保封圉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兵備副使張銓呈蒙職憲牌照得遼東三面隣虜一面濱海中止一線之路自山海以至三岔河延袤六百餘里處處冲險時時戒嚴近以東夷之變西虜乘機挾賞往年虎墩兔憨入市領賞在三四月間今正月中旬卽來報箭比往年

甚蚤藉市爲名陰瞰虛實其情居然可見所
慮兵力單弱儻卒然有警若戰若守方畧安
在該道兼攝寧前應併行查議某處官卑難
以彈壓今應改設何官某處兵少難以防禦
作速量添兵馬某處爲名色委官某處爲

欽依職官通宜酌處某處爲極衝邊堡某處爲腹
裏邊堡不妨更調綢戶牖于未雨之前防斲
睡于卧榻之側該道須博採羣議悉心籌畫
仍親詣要害之處一一相度立等回報以憑

具題等因該本道查得中前所係薊遼接壤尤爲喫緊相應設立遊擊該所備禦移駐鐵場堡以防薊遼一片石通賊要路其高臺口諸虜常懷不軌今應改欽依備禦以資彈壓檄木冲係中左所通賊要路舊係守堡官卑兵少似應改設提調量加馬步兵百名于中左所逃故兵糧募補以防竊賊則高橋一帶行旅可保無虞矣又查得大興堡極爲冲邊係杏山備禦所屬杏山堂奧也大興門戶也

門戶嚴則堂奧自安而賊亦不敢輕覷矣合
將備禦移駐大興堡杏山改立提調足資保
障義州所屬大清堡係廣寧西北最冲邊口
而西夷諸酋竊犯皆由此入雖設備禦一員
兵力單弱不足以拒其鋒當改立遊擊一員
量添兵馬駐防其錢糧酌于義州所屬邊堡
逃故內通融議補召募務足千名則大靜大
寧諸堡可恃無恐矣至于右屯原係備禦先
年因城垣傾圮奉

明旨改設遊擊一員馬兵一千名今城業已修復
且本處屬在腹裡多設兵將似爲無益合無
移駐大凌河所與錦州戚家二處接壤庶屹
然有鼎足之時矣其大凌河原設備禦仍移
右屯以資彈壓再照西平堡離邊止半里之
地夏月濠水爲阻可保無虞冬月冰結虜賊
垂涎此堡馳馬可到今應改立遊擊如遇有
警以便接援三岔河東本處原設備禦移駐
西興堡其西寧堡亦應改立提調庶冲邊有

賴如此沿邊添設兵將碁布星羅勢若長蛇
首尾相應醜虜雖入則左右皆兵一呼卽至
落落犬羊可鞭箠逐也第內中前所高臺堡
興水堡椒木冲等堡皆屬寧前道非本道越
俎而議緣代庖不得不爲併議者也統俟酌
定會題施行等因到職職謹會同總督薊遼
汪可受遼東經畧楊鎬山東巡按陳王庭看
得遼左處處鄰虜而寧前一帶至廣寧之錦
義大凌河西平堡最爲冲邊其中前所爲薊

遼接壤所屬鐵場堡逼近薊遼一片石爲通
賊要路尤不可不急爲議防也旣經道臣張
銓查議前來又該職親與總兵李光榮面議
以爲確當相應具題其中前所大清堡西平
堡新添遊擊

勅書符驗旗牌應否照例請給非職等所得專也
伏乞

皇上軫念危遼卽

勅下兵部速議覆行

○經畧楊鎬題爲恭奉

嚴旨倍加悚惶謹先陳梗概以祈

聖鑒事本年正月三十日接得卽報兵部一本爲
時當改歲捷伐當行等事奉

聖旨東方料理已久師期將及一切戰守機宜如
何尚無成議且北關獲捷之後虜中情形何
如如何久無奏報怠緩若此安望成功爾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畧楊鎬將議定征勦防
禦方畧作速馳奏今大兵雲集餽餉煩難儻

致師老財匱責將誰諉這條議諸款有裨邊
計經畧督撫等官一體遵行欽此伏念職以
菲劣受

命東征短綆深汲知難稱塞然以國家安危所繫
且奉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

旨故心力不敢不竭夙夜不敢自寧一切虛報不
敢數騰以眩聽聞一切浮議亦不敢數陳以
滋搖惑如近日報奴賊攻圍北關報虎酋祭
旗上馬徒亂人意不免失于張皇者職惟有

事平不敢居功事不平不敢辭死耳乃兵馬
徵調今雖未齊錢糧本折今雖未克審時度
勢師期擬有淡旬怠緩豈敢萌心心固不免
如焚機有難以預洩者秦人使武安君爲上
將而令軍中敢洩者斬趙奢救韓而令軍中
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至堅壁留二十八日不
行豈非守便宜而遵陰符乎况賊中漢人極
多卽近日星變之占彼且歷歷與聞更多值
奸細密賄西虜每每入探師期而又曷敢以

軍中機宜顯然傳播于遠邇夫機者弩牙也
一動卽發未發不動故曰兵機又變換在斯
須之間非可定以執一之見若戰守規模則
各總兵分防之地已具虜中情形總兵俱有
塘報在部科可按也今

皇上卽責職以馳奏征勦方畧職亦必待出師旬
日之前方敢具題以聞職亦望

皇上將職去年十一月間所請懸賞規格早賜嚴
命以推以便舉事職不勝戰兢待

命之至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恭陳軍前緊要事

宜伏乞

聖明速賜處分以裨戰守以圖全勝事職聞事莫
重于討逆法莫嚴于治軍逆奴倡亂自干天
誅

陛下不以職爲不肖令以巡按監軍與經畧楊鎬
督視主客兵馬恭行天討諸凡軍中事宜節
經部科之所條陳

明旨之所裁斷不啻犁然具矣顧軍機最重軍事
最繁一切大小機宜有裨戰守仍須議處者
尚夥職樸樵無文無能倚馬修詞逐事陳請
謹于誓師之期將近日應行事務列數欸彙
爲一疏上希

聖斷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數內事理議覆得

旨行職遵奉施行軍機幸甚職愚幸甚

一師克在和自古所記乖氣致殃禍莫大焉茲

當主憂臣辱之秋宜篤同舟共濟之誼故將
不分主客貴一其志兵不論多寡貴協其心
儻或持狐疑懷觀望計利害憚勞苦心有知
見而不言機會既乘而坐失冒人之功頓生
不根之論摘人之瑕專標在己之瑜此悉不
和之流害也旣悞軍機且釀隱禍蹈此轍者
臣請亟以白簡從事務期與文武諸臣戮力
同心以襄大事伏候

聖裁

一將將者必賞罰明信而後可以服人將兵者
必紀律森嚴而後可以用衆我國家養兵千
日用之一時主客將士奮勇克敵然後爲國
分憂今已分有信地定有師期當追若不追
應援若不援勒馬而立聞風而逃或迂迴程
途以避賊難或散亂營陣而受冲突諸凡此
類均屬不法俱以經畧賜劔從事此先王明
法勅法尤喫緊于信賞之外者伏候

聖裁

一揀選前鋒前鋒破敵後鋒割級此馘虜定例
賞功之時斷以前後鋒三七給賞若前鋒貪
功搶虜級致賊乘亂掩襲勝翻爲負或致賊
奔逸潰散搶奪首功者其罪彌甚除不准紀
功外定以軍法從事庶軍丁向往直前無謬
毫末而頓迷丘山者矣伏候

聖裁

一撫順等城堡人民被酋擄掠在奴寨拘繫者
不減數萬誠恐大兵旣進混淆難分嗟此戾

民疇非生齒遭此荼毒也故職會同經畧照
依進兵信地各立材官一員執持招降旗面
多方呼召凡二城六堡百姓被擄掠者俾解
衣裸身卽准招進儻冒功之徒有妄殺者卽
罪不宥有能招過多者卽照數優賞奴兵雖
衆不爲倒戈必且內亂我兵亟乘機邀擊勿
失機會伏候

聖裁

一遼瀋開鐵四大城池近臨奴虜今我主客兵

馬分爲四路進勦逆酋除入重地方獲成功
聞逆酋自分必死收斂部落附入大寨合力
併衆以抗我師前項城池在在可慮合無每
城每軍丁三千擇良將統領督同壯士悉力
防禦緝拿細作凡各色人等嚴禁不許入城
一以防逆奴冲突一以絕西虜窺伺再乞將
續調兵馬

勅行兵部速催渡遼卽分隸四城以壯聲勢此又
根本之計當預籌于進勦之先者也伏候

聖裁

一朝鮮官兵及金白二寨夷人受朝廷豢養二百餘年今逆酋得罪朝廷正若屬竭忠報效之時恐有奸猾夷人爲狐兔之悲者不知狐兔同物奴兒哈赤爲反賊二夷爲忠順已非同類何得援比若平時不能束兵臨陣不能奮勇又或以一二陣塞白不俟賊平引兵而去此不謂之忠順八伐具在斷不敢私伏請天語特爲申飭亦鼓舞四夷制勝廟堂之一大機

括也伏候

聖裁

一清河駿陽寬奠沿山居民性多獷悍不受約束日以挖參盜礦爲業難以數計亦奴酋所素憚者召以兵名畏不敢來然皆垂涎夷利堪與賊敵合無未兵之先遍榜山民隨大兵齊進儻然奮勇登先斬關奪寨將奴土宇准與耕種爲業夷寨之利民得兢取有能擒斬奴酋并其頭目及俘獲首功者一例給賞此

聖旨風一倡望風自衆東山草木胥皆軍兵亦誅
亂討賊之正法也伏候

聖裁

聖旨六師旣興餉卽隨之援遼兵馬除續調川陝
三萬未到外職親查點過主客兵丁各四萬
皇上有奇約月給餉銀二十餘萬計此時在遼餉
銀止十餘萬兩尚不敷三月支給之數目今
兵集于野豈能枵腹而應敵乎兩河芻粟已
竭萬一京運不接患不獨在奴矣固有以小

費省而成大費者職切憂之撫臣條議地畝銀兩全未解到司農剗肉補瘡計無復之職爲數萬軍丁請命當此誓師之辰伏乞我

皇上亟發內帑百餘萬遣新餉臣單崇解濟軍興則士得宿飽敵愾有資矣伏候

聖裁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急請多餉以濟危遼事山東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題前事奉

聖旨遼餉緊急着該部湊處多解無令匱乏其本

色糧草着各道作速收買不許仍前緩怠致
悞軍機欽此看得自奴酋狂逞而調集援兵
迄今凡十餘月矣臣部無日不籌兵餉蓋不
啻日蒿而心嘔也又無日不催兵餉蓋不啻
舌敝而頰禿也然止能籌之催之解之而已
孫子云千里餽餉士多饑色食敵一鍾當吾
二十鍾况遼陽在千里之外乎是以督撫移
文云發銀六萬兩可買米十萬石經畧移文
云與其脚費二兩而運米一石則遼東可買

三石皆便計也至于就近召買則各道爲政督率各道則督撫爲政業已題奉

欽依遵行矣乃臣之于此役也晝則逢人而問夜則握筭而籌如那奏不足而議搜括搜括不足而議借貸借貸不足而議加派爲計亦窮矣臣復一面催折色又一面移文山東乘賤多糴以備海運一面解折色一面移文各道鎮委官乘時多買以備陸運日日而咨之日而催之又日俟報部以稽考之用心亦苦

矣續據東撫咨稱登萊海運已開一次近聞
收貯米十五萬餘石將爲二運又據薊鎮餉
司報收草一十五萬餘又據永鎮餉司報收
草一十五萬餘又先收天津漕糧五萬餘又
查先日解銀六萬所買米十萬石共計三十
萬石以十萬軍計之可爲半年之需乃登萊
之米未運也永鎮之米未運也各道分糴之
米未完也宜遼撫之汲汲憂危而有多餉之
請也顧臣部之所拮据者在餉銀而督撫道

鎮之所措辦者在糧草當臣部之初議開海
運峙糗糧正慮今日之價踊也該地方既狃
一時之價平又不急爲先時之召買何怪乎
今日芻如桂而馬虺潰米如珠而兵無宿飽
也爲今之計則惟有催海運廣召買酌內運
以接濟急需而已東省專設海道議運原自
有程期乃數閱月而始完一運果風波之遲
滯乎抑督運之不力乎今後須如科臣所議
米豆草兼運或船或筏相機而行勒以定限

多不過半月仍聽商民便宜販賣則三月內
或有可濟乎各道召買雖云地狹兵衆然金
復海蓋之間素稱饒足豈無封殖以自固欲
得原值以自潤者乎各道旣身任召買心切
急公今已擴日持久可復怠緩從事亟當設
法措處無泥常價務使兵得其食民得稱便
則尤爲就近之急着乎若遼地所出止足供
遼地之用今大兵雲集遼豈能供所望于薊
鎮之陸運山東之海運共爲協濟如盼雲霓

乃山海永平之間驛擾已久不堪重困合如
科臣所議量益其值另用腳價兩鎮已買者
作速起運或駝或載隨便而行未買者照近
日遼撫移咨陸續買運出關關內車腳督撫
道另爲區處關外腳價又在遼撫之設法接
濟兩地搬運庶無偏役之苦乎外此三者而
別問兵糧馬草必天降地湧而後可非臣部
所得知也及查近日陸續發解銀兩傅良弼
解銀十萬兩單崇解銀二十萬兩林肇開解

太倉銀十萬兩張三傑解太僕寺銀十萬兩
爲日已久委官韓元吉候領工部銀三十萬
兩見奉

明旨發解外省直搜括加派隨到隨發或亦可足
大軍撻伐之用其一切召買水陸搬運諸臣
既已失之東隅當亟收之桑榆毋徒泄泄從
事委之束手儻日後債事有如

明旨致誤軍機及撫臣科臣之所慮諸臣將何謝
責哉是在督撫大臣嚴催迫促分別殿最特

加叅題庶撻伐可成而奴酋可繫矣仍乞

天語申飭將海運召買內運等事嚴加責成務期
足用有不足者責在督撫仍

勅部寺未發銀兩遵

旨速發各省直搜括加派作速起解本部恭候
命下通行薊遼督撫經畧及順天山東各巡撫一
體遵奉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議定軍餉畫一則例以
免紛擾事先該經畧楊鎬題戶部覆各鎮援

兵係營伍抽調者就于各鎮支給月糧以爲其父母妻子之養俟募新兵補額則扣舊餉給之而于舊兵家口以內顧銀給之若薊鎮之兵調而不補則不扣舊糧亦不扣內顧如新募隨援及夷漢家丁之隨征家口原無舊糧應每月加內顧銀三錢就在遼鎮支領此其大畧也所爲斟酌劑量亦旣犁然具備矣旣奉

欽依擅難更張然就畫一之中似猶有當議者卷

查征倭事例調到各鎮兵月給銀一兩五錢
與本鎮無于是昔之一兩五錢爲實數而今
之一兩五錢爲虛數也且援軍等耳在各將
新募家丁月支餉一兩五錢而各軍止一兩
二錢事屬未一况各鎮額餉原自不一有月
食九錢者有食七錢六錢五錢不等者已自
懸殊又有未經補額者有已經補額者有照
數全給者有減半扣支者有通不准領者種
種參差難以枚舉是不在遼鎮之一兩五錢

爲虛數而各鎮之內顧恐亦爲虛惠矣頃總
兵劉綎對職云川兵每十日止與一錢二分
是日給行糧不過一分二釐各兵啟行之後
按月支給家口舊餉毫不短少果可望乎總
之各兵出門則以內顧爲憂援遼則以餬口
爲急今若一視同仁不論親丁與額軍但關
以西者總以一兩五錢爲定通在遼鎮新餉
內支給庶稱畫一乎職非不知司農措處甚
艱經畧題請已定而故市恩于諸軍也但揆

時度勢有不得不然者當議餉之時豆一斗
市價八分草一束市價一分卽職前月恭上
急請多餉以濟危邊一䟽豆一斗銀一錢五
分草一束銀一分五釐此就廣寧言之也及
職赴遼陽隨經畧誓師徧查各路糧草價值
豆每斗一錢六分與廣寧不甚相遠粟米一
斗二錢四分草一束不過四斤價銀三分且
尋買不出馬多倒歿在遼潘開鐵皆然而開
原尤甚據該路管副將事遊擊麻巖報稱營

中一日倒歿馬二百四十九匹逃軍十三名
雖倡率爲首者梟首示衆而人心不固此可
觀其大端矣自古舉大事者不惜小費職每
諄諄與行間諸臣言之卽舊軍每月加銀三
錢總計十萬之數月不過加銀三萬兩職前
議加地畝正恐軍中錢糧不敷與諸軍苦苦
爭較鎔銖不足得其死力豈不知驟議加派
爲歛怨之道哉或者曰舊軍旣與新軍同支
一兩五錢乃舊軍家口在本鎮支領舊餉而

新軍獨無不又缺望乎是亦不難處也部覆
有云各營伍抽調者俟募新兵補額則扣舊
餉給之而于舊兵家口另以內顧銀給之新
軍不產于空桑不抽自緇流何獨無父母妻
子之顧比照舊軍例另議內顧無不可者卽
在各省直地畝銀內扣留給之所費幾何如
此體悉庶爲適均而無有餘不足之嘆矣再
照職疏荷蒙

聖覽特爲軫念

勅該部奏處多解無令匱乏職仰窺

聖衷蓋急于東事之成功不吝轉輸之費該部隨

移咨到職謂工部奏借銀三十萬見差委官

韓元吉守催及查工部侍郎林如楚見今杜

門請告不知于此軍國大事尚肯留心否若

不照管速發此項亦同西江之水耳何濟遼

事各省直地畝銀在河南撫臣李養正首倡

急公之義已解到太倉十五萬山東五萬北

直三萬此二十三萬獨不當卽刻解發遼東

乎至本色草料均急而草尤急職多方尋買
督運或車載或馬馱晝夜拮据不遑寢處益
軍興非同兒戲而職才又極綿薄但職之心
力矢無一毫之不盡而已矣職謹會同薊遼
總督汪可受經畧遼東楊鎬山東巡按陳王
庭具題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行職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風霾告變時事可虞
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之實以策治安事職于本月十九
日接邸報見內靈臺占曰十八日壬申夜五
更測得火星逆行入翼宿四海大兵民饑無
所息又曰天下有急國憂將軍爲亂又曰邪
臣專政忠臣不進等因私心已不無杞憂至

二十日陛辭謁

陵午後忽見狂風大作黃霾障天白晝晦冥秉燭
移時至晚怒號益甚內靈臺占曰天色忽變
是謂異常四夷來侵有兵戰又曰朦塵者見

警通碑書 卷之十六 十一
政令不明又曰內亂下人叛等因職往返

陵京歷二十三四五等日風色慘烈無日不有飛
沙走石之勢夫序及暮春固宜惠風和暢况
當遼左舉兵之候方且俟天休命而變異乃
爾耶聞蠟月五日彼中白虹貫日似三日並
出之狀而空中白氣現一大圈竟罩遼城之
上以昔日之徵合之今日之兆

皇上尚可謂天變不足畏乎畏天變者可但以靡
文塞責乎竊計年來災異叠出而獨風霾之

變爲屢見亦惟風霾之變于目前爲喫緊蓋
中國之長技在火攻而火攻之取勝又在順
風而呼也有如風伯不仁颺忽倏變萬一不
爲我用而爲虜用東事豈堪再悞則今日之
恒風亦大可寒心矣職讀洪範至庶徵有曰
聖時風若則休徵也有曰蒙恒風若則咎徵
也然則恒風之告變豈

皇上蒙昧不明者有以致之哉職不暇具論試以
用行政之大端畧言之大厦非一木之支

端揆豈一人之任况當國家多事之際尤資
同心夾輔之功乃使隻影孤懸論思寡助一
人之精神未易感格四海之屬望何能盡酌
則腹心之蒙也糾彈封駁實廣益之門考選
散館豈錮人之窻乃見在者摘瓜將盡候補
者俟河難清則耳目之蒙也九列空虛邊才
寥落蒐之林壑採之摘籍豈無克堪心膂之
寄允符干城之托者乎乃有已請而未渙

俞綸應推而尚稽啟事者甚至師期已屆而贊畫

之劉國縉猶劄印弗予

聖怒已霽而幾釋之劉光復尚屯膏未沛則巖穴
與囹圄並蒙也王封原取給于內供而近乃
專責之外帑况七萬之成例已無不敷倍增
之金錢糜之何益剗邊軍待哺之需飽奸豎
貪饕之腹則近習之蒙也遼兵徵調雲集刻
期進勦所計日費萬金近以則例差殊糧草
騰踊又復疏請加給兼之川兵踵到費益不
貲乃那借大工已奉俟容候發之

旨加派地畝不皆好義終事之勤師行糧從間不
容髮儻擴日持久轉餉不給致有枵腹脫巾
之禍此時卽褫職之職斷職之頸何濟于事
徒勞

皇上社稷憂耳竊謂此時卽慨發內帑百餘萬以
壯三軍之氣以安中外之心已屬後時而濡
忍不割豈以擁黃積白便可保百年無事耶
果爾則鹿臺鉅橋瓊林大盈何以不至今存
也前車未遠後車不戒則貨利之蒙也

皇上用人行政何止數端而此則蒙昧之大者

廟堂之上已多汶闇結轡之象而以人事召庶
徵安得不以恒風應之而今陰霾晝結也顧
徵應雖若符券轉移亦如影響

皇上誠能于枚卜考選起廢諸政立刻舉行又速
點贊畫亟釋縲臣裁璫豎陳情之冒濫出內
帑巨萬之金錢一洗陰翳之障而耀之光明
則蒙反爲聖而恒風之變有不轉而爲時風
之若者哉至于東宮就講際此春明景和之

書通考卷之十一
二十三
日尤貴及時此則

皇上自爲國本計又在用人行政之先所當亟渙
以釋猜疑以疏壅滯以消沴氣而答天心更
自有隨試而輒驗者

皇上行之似難而

皇上自行之則甚易試勉于其易而無令人缺望
于所難久安長治恒必由之矣區區奴酋何
足爲我難也若變生有因而弭之無策則始
之愛我者將轉而怒我怒我者且轉而棄我

夫至于棄我而其故尚忍言哉職因風霾之
變聊效一得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恭報師期大彰

天討以振國威事職會同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
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爲照建酋奴兒哈赤者
窮兇稔惡法所必誅

皇上一怒赫然斷行征伐不以職爲不肖起之閑
廢俾與總督同典戎旃又簡巡撫叅軍共圖

戡定職等忠憤所激豈不願滅此而後朝食
哉顧賊旣發難之後始下募兵之令馳調兵
之檄募兵未易完必須團練調兵未卽至難
遽整齊而錢糧請之內帑者不足則那之部
寺再不足則借之南都搜之各省又不足復
○加派于民間其本色則召買于本鎮海運于
聖門山東遙相轉輸疲曳艱關數月以來尚難充
裕器械則外造者勿給也內運者勿堪也添
造之關以西之郡邑如戰車火炮火箭長鎗

大刀搬鑊鍋口鉛鐵子火藥之數取足于督
臣者至數十餘萬之多亦數月精力始得辦
完馬匹則買之民間兌之罔寺不得十之三
四又專官市買于宣大西鎮往返亦數月始
至而朝鮮始未必其同力北關初未必其同
心虎墩抄煖等大虜又恐其賄購于奴酋而
乘間抵隙爲我肘腋之害此三酋者鼓舞籠
絡之不至卽兵馬錢糧器械皆已整辦亦不
便于舉事旣圖之稍有次第已入深冬矣無

兩三日不雪無雪不兩三尺皆口隘口水堅
數寸刀刃所不能施馬足所不能措出哨夜
役回鄉人口且多僵歿于道路者此豈進兵
之時哉故僅以各總兵畫地而守雖欲投袂
而不能今已春暖風和雪消冰泮三軍當

欽頒犒賞之後兩關值感恩圖報之時朝鮮聞風
而思共奮西虜頗戢而無大憂不于此時舉
事

明旨所謂師日以老財日以匱賊之飭備且日堅

况春夏之交水潦可虞疾疫可慮又將守株
以何待職等集議既定約令鎮道各官于二
月十一日俱至遼陽演武場酌量兵馬分爲
四路北以開鐵爲一路從靖定安堡出邊以
原任總兵馬林爲主將以開原管副總兵事
遊擊麻巖管鐵嶺遊擊事都司鄭國良管海
州叅將事遊擊丁碧原任佐擊葛世鳳管新
兵右營原任遊擊趙啟禎管新兵中營原任
叅將李應選原任守備江萬春等隸之以開

原兵備道僉事潘宗顏監督以岫巖通判董
原礪贊理而北關兵馬分路並進又監之以
慶雲管遊擊事都司竇永澄此可以攻奴酋
之北面從此而南則瀋陽爲一路從撫順關
出邊以山海總兵杜松爲主將以保定總兵
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左右之又以職標下
右翼營管遊擊事都司劉遇節原任叅將龔
念遂原任叅將柴國棟原任遊擊王浩原任
叅將張大紀原任遊擊楊欽原任遊擊汪海

龍管撫順遊擊事備禦楊汝達等隸之以分
巡道兵備副使張銓監督以按察司經歷左
之似贊理此可以攻奴酋之西面從此而東
以靖沙爲一路從鴉鶻關出邊以遼東總兵
李如栢爲主將以管遼東副總兵事叅將賀
世賢職標下左翼營管遊擊事都司張應昌
管義州叅將事副總兵李懷忠總鎮坐營遊
擊戴光裕總鎮左翼營遊擊王平總鎮右翼
營管遊擊事都司馮應魁武靖營遊擊尤世

功西平備禦加銜都司諭成名加銜都司事
李克泰原任遊擊吳貢卿原任遊擊于守志
原任遊擊張昌胤等隸之以分守兵備道叅
議閻鳴泰監督以推官鄭之范贊理此可以
攻奴酋之南面從此而東南以寬奠爲一路
從涼馬佃出邊以總兵劉綎爲主將以管寬
奠遊擊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陸兵營都司姚
國輔山東營都司周義原任副總兵江萬化
穀陽守備徐九思浙兵營備禦周冀明等隸

之以海蓋兵備道副使康應乾監督以同知

黃宗周贊理而朝鮮兵馬分路並進又監之

以管鎮江遊擊事都司喬一琦此可以攻奴

酋之東面若清河之東靉陽之西尚有一路

亦可通賊但山險路狹林木深蔽止可輕兵

出奇張疑設伏聽臨期相機調度乃兵馬雖

分四路出邊之時須合探合哨聲息相聞脉

絡相通各道名爲監督而僱催糧草紀籍功

罪招收降人皆其職掌又遼陽廣寧係根本

重地則以原任總兵前府僉書官秉忠與遼東都司張承基駐遼陽以新添總兵李光榮駐廣寧各領兵馬以備不虞又以管屯都司王紹勛總管運各路糧草如此分別定矣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假盟誓衆志安能一乎卽于是日率鎮道文武各官而同誓于上下神祇曰奴酋賊天肆虐朝廷問罪興師督撫按臣等共將

明命鎬則忝任經畧儻有不忠不誠廢法廢事或

南北主客將領之異視或分布賞罰予奪之
徇私明神殛之先殞厥命而三軍司命大將
主之大將並設旗鼓必須戮力同心或觀望
逗遛或當進不進或當援不援或忘人之功
或飾已之罪或殺降冒功或且濫及被虜華
人者明神殛之速殞厥命然將分四路經畧
不能以四體役之也爲功爲罪實惟三四監
司爲之耳目而如無功以爲有功有罪以爲
無罪是非顛倒敘錄含糊以致羣情不服公

論無據因而僨事者責有所歸辜何可貸卽
曰假手借聽于贊理各官而各官有不矢勤
矢慎夾襍一毫欺隱玩愒之私是不公不忠
滅天理喪人心者司道所監何事明神必共
殛之俾殞厥命神之聽之必不昧其聰明之
情狀必不枉其正直之本真必不失其體物
不遺之靈爽而如不先之陰鑒繼之顯罰少
有逸佚謂盟不信師出無功神亦與有羞焉
夫幽有禍福司之鬼神非誓戒固無以齊一

衆志明有賞罰布在王章非申儆又何以激
勵羣情所有懸賞規格題奉

欽依已經榜示昭然中外耳目且播傳夷地矣復
將罰約條款已經榜示者又行明白宣告使
共聽聞一各路信地距奴賊城寨計道途遠
近定出兵日期如違日期者明係逗遛主將
以下領兵官皆斬一本路雖殺敗賊兵見別
路爲賊所乘不卽救援者明係觀望主將以
下領兵官皆斬一主將與將領將領與千把

總千把總與軍士或素有私仇劫于陣中乘
機陷害者審實處斬一官軍臨陣退縮不前
者登時立斬一馬步兵前隊以冲鋒陷陣破
敵爲功不許割級俟賊敗走之後方許後隊
割級驗功之時前後隊三七分賞如賊未敗
而爭先割級來搶級者皆斬一臨陣私逃及
詐稱病規避者斬一營中蓄藏婦女者斬一
營中不加謹嚴防致失火延燒火藥糧草者
斬一殺中國被擄人民報功者斬一濫殺投

降夷人及老幼婦女充功者斬一爭奪高麗
北關所獲首級者斬一攻剋賊寨爭搶財物
致有失機者斬軍士處斬仍罪及本路將領
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擄漢人婦人隱匿不
報者斬一督運及護運糧草官遲悞軍興者
斬以上十四款不憚三令五申各宜朝乾夕
惕

尚方具在軍法無私因取撫順在陣先逃已經
題明正法之指揮白雲龍者當場梟首示衆

全書通考卷之十六
三十一
以爲法在必行之例隨密諭各總兵起自二
月二十一日各依期限先後出邊竊計成師
以出當擒賊而返何也向則晦朔沉陰今則
朝昏晴霽向則涉足泥濘今則驅馬平坦向
則有千餘里餽運之憂今則有三軍騰飽之
氣久仗

宗廟社稷之靈朝廷國家之福豈小醜之不足蕩
乎惟是職鎬無能爲役不免久滯師徒未及
早釋宵旰視昔人旬有六日而斬孟達期以

八旬而破楊么者誠可愧矣然以播事較之
以一總督三巡撫總三省之物力統三十餘
萬兵馬以圖一楊應龍幾年其司道在行
間者計一十七員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州縣
正官在行間者計三十七員而都布按三司
官及襍委供事者尚不與焉真不啻如林之
旅矣今全遼僅僅四道常缺其一二求一督
運部臣一贊畫主事而不可得與職共事者
止守道閻鳴泰一人耳一知州被論聽勘一

通判一推官又有各處查盤之委用軍旅之事千頭萬緒職統理其大又親其細將幾十月手口不停形神俱瘁日中而食食且不飽夜分而寢寢且不寐雖欲將勤補拙未見敏則有功而遠觀逖聽者見謂無所事事憂亂思治者見謂涉于遲遲訝職書報稀踈者又見謂一于汶汶夫整而能暇兵家所尚安危關係嘗試實難人顧力行虛談何補職始終此心誓不與賊俱生而已又邊計其他哉

○吏部尚書趙渙題爲風霾異常天心示儆懇乞
聖明軫念軍興事急速允戶兵大臣以圖消弭以
保泰寧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遼左誓師
未幾都中狂風大作黃埃蔽天白晝爲晦此
其景象甚惡而戒備當嚴者也征伐之權雖
授之經畧而兵食之籌則佐之大臣今戶兵
二部有長無貳有推不允恐非所以戰勝于
廟堂當急爲催請案呈到部臣看得沙塵掩晝
赤氣橫空此可謂之吉祥乎且逼近出師之

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言念及此何能無懼
皇上睠焉東顧期以長組繫奴酋不見銀河之洗
顯會朝清明之象乃見惡風之布成乾坤晦
闇之形通國驚惶滿朝變色臣竊謂

至尊旰食必有愀焉不樂亟圖所以回天者而泄
泄猶昔也頃見閣臣禮臣臺臣條上封事皆
惓惓焉以用人爲

皇上勸臣部職在用人姑先舉有關封疆之大臣
坐名上請惟

皇上垂察焉戶部缺左侍郎見推李起元兵部缺
左侍郎見推楊應聘缺右侍郎見推祁光宗
補之足以裕兵食而濯聲靈是撻伐之一助
也補之足以答帝簡而協天變是回天之一
助也伏乞

聖慈事天以人速賜允用則一舉筆間而與治同
道反災爲祥順治威嚴端必由之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為遼左兵興需餉甚急懇
乞亟命督餉大臣速赴料理以濟捷伐事竊
照奴兒哈赤狂逞螳臂自犯鯨誅茲經畧諸
臣奉天征討仰仗

廟謨肅將

皇威而三軍奮激可以鼓蕩平矣但兵法曰千里
餽餉士多饑色今出勦之地不止千里而需
餉不甚急乎又云興師十萬日費萬金今募
調之衆不止十萬而需餉不甚多乎惟需之

急則搬運不可遲惟需之多則收積不可少
今之時亦岌岌矣臣自去夏措處已竊意有
今日是以去秋移文山東道府上緊收買以
備海運又移文薊永鎮道上緊收買以備陸
運亦數數矣近聞登萊已收糧十五六萬餘
而苦于無船薊永亦收漕糧五萬草三十萬
而苦于無車今俱未運遼何以濟也臣雖措
處于內而不能經理于外則督餉大臣斷不
可少亦需之甚急蒙

皇上業洞燭軍務緊急於吏部所推山東巡撫李
長庚昨已點用則督餉得人矣蓋長庚之撫
山東也注意邊方苦心料理如搜括等項輸
輓最先加派等銀那解更速允是剖衷爲國
竭力勤王者也然例必候代而來則遲矣俟
來而料理則晚矣合無令星馳赴任不必候
代一面移文青登萊三府已買者上緊海運
未買者上緊廣收各用本地加派銀兩或請
解到新餉以憑銷筭報部可也然海運由蓬

萊閣至海蓋套中多風波之險陸運自山海
關至遼陽鎮亦多跋跣之勞議將料理道府
及押運官吏果能轉輸及時不悞軍興俟報
部移咨紀錄從優陞轉則勞得優轉人不憚
勞矣其淮遼船戶及山海腳夫亦酌遠近量
加工食仍禁尅削則運得纖利人爭爲運矣
至于金復海蓋等州各有積貯之家獎誘收
糶所當設法以濟其急者也如官吏有虛文
了事及夫役作弊營私者又當持三尺以繩

其後者也以上諸事總于督餉大臣是司其時勢何急而赴任何緩焉伏望

皇上俯念遼師北伐需餉甚多盼望甚急將督餉大臣速令赴任不必候代則可救燃眉之患而無噬臍之虞奮擊可用蕩平可必矣

○山東道監察御史沈珣題爲風霾示異

聖政未新伏乞蚤納忠言以回天意事職見邇日風霾之變事出異常卽黃髮耆老無不吐舌錯愕以爲從來所未有其恠異驚人之狀諸

聖建
臣言者敘述不啻明且悉矣職不必更贅獨
念是日何日哉正進勦奴酋成師以出之先
一日也行將淨掃妖氛以清區宇造物何心
而示異如此一可駭赤光射人如火如血其
爲兵象不問可知二可駭中國者帝王之所
自立乃風折牌坊適于帝王之廟此中原腥
擾之兆尤人臣所不敢言三可駭比徵之臺
占不曰四夷來侵則曰內亂人叛彼其景象
既如彼其占驗又如此職計此時

皇上雖靜攝宮闈必將恐懼震驚行有一番異常
舉動如開儲講舉枚卜補大僚下考選釋直
臣之繫允贊畫之請撤鯨翼之璫散紅腐之
積種種善政舉不移時于以下慰人心仰消
天變鼓疆場之氣而寒犬羊之膽事在必然
何俟下請職因是翹首拭目顚顚以待不敢
遽進狂言以附諸臣之後而今且逾十日遙
矣相臣言之禮臣言之省臣言之臺臣言之
聖聽之杳然且如故乃陡聞赫赫

嚴旨第督促殿門之工以徇梟璫之請也門工繫
九重壯觀之地豈曰可輕但前日停工爲奴事
也今征奴伊始乃不先不後而忽議及于斯
以自反前汗

皇上豈遂忘奴耶且諸臣之所鯁鯁而請者何曾
耶宗一及門工豈弭灾要務無有更重于門工者
耶抑連篇屢牘之言

皇上盡束而未觀耶

皇上英主也請清夜靜思三百年無缺金甌

祖宗之所以付我者亦不輕五十載太平世界天
皇土地之所以佑我者亦不薄而奈何自甘褻越
謂天地何謂

祖宗何蓋

皇上之意自以爲久于御世天下事我知之矣卽
天灾流行我亦見之非一矣彼呶呶多口不
過無病之呻不疾之慨何曾見有一言之驗
而張皇如此故不喜亦不怒漫然直度之高
閣以爲常但計邇來犬恠猴妖鼠灾猪青猶

曰章奏之條陳非

皇上所目覩若今日之異則

皇上所親見矣近來種種災異必有種種事應獨

向年狂風之變聞奴酋正以是日會兵啟釁

則風變之來尤確有明應矣此而不畏誰爲

皇上可畏此而不信臣言更何時可信臣言且

皇上厭多口之張皇以爲言危言亂總無實驗不

知禹臯稷契當堯舜之世曷嘗不言危言亂

其言固未嘗驗也第以堯舜信其言故終以

不驗而止使必待驗而後信其言則姑蘇鹿
走而思伍負漁陽輦震而祭九齡竟何益耶
皇上嗟乎今天下事尚可爲使

皇上遇災知悔尚可容其悔萬一泄泄悠悠日復
一日至于天怒人離禍成難結此時金高千
斗錘積如山而驅之不可以爲兵擁之不可
以爲城抱之不可以深藏携之不可以遠徙
皇上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卽欲感悟追悔翻然自
振尚可得哉思之使人凜凜昔宋徽宗當金

虜臨城倉皇無措宇文虛中請降詔罪已慨
然曰今日不憚改過卽便施行嗚呼使此語
在半載以前天下事猶不難挽回而惜乎其
出之晚也願

皇上于鐘鼓美人卜夜歡娛之暇將此往事一爲
三思當必有撫然變色凜然動心不待職言
之畢者職牽裾無路碎首有心竊附因變陳
言之義一進其狂瞽之愚如此惟

聖明不靳採納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出師未有報期
情形不無可虞謹撮持危定傾之畧竊附于
杞人憂天之義懇惟

聖明慨賜採納以修內治以鎮人心事項者奴酋
弗靖敢于犯逆一日而陷我撫順又一日而
陷我清河又一日而陷我會安來不知去不
聞如狂飈怪雨蝕人而莫可誰何一時歿于
鋒鏑者不知幾千百人說者謂遼陽以東已
無復有樵類矣抑且稱元稱帝狡焉啟疆其

志似非小伏蒙

皇上念茲邊疆重地赫然興師問罪業于二月二十一日陳師境上矣迄今半月許曾未有尺一以報想逆酋授首奏凱而還只在指顧第思動靜可虞勝負靡定萬一事在叵測山海一帶能保百無一慮乎閩外之事自有經畧諸臣總之閩內之事有本兵在職何敢謬爲一畫以滋旁擾然而臣之所不容已于言者以爲欲以治外必先治內未有內尚煩補葺

而外可必其救寧也職請言其畧願

皇上止輦聽之

其一曰戒宴樂無忘國恤夫國有大事必修意
修事以弭之未聞逸豫是恣玩若無所事事
雖就中不無不得已之宴會何至廣侈其心
志爛熳其耳目務爲結綵連衢聲樂動地卜
日卜夜驩呼無有了歇如此景象豈不其以
國爲戲也乎查得嘉靖庚戌之變虜薄入古
北口士大夫尚爲長夜之飲一旦迫近郊關

兵部按空籍而不知所求戶部守帑藏而不知所散器械必關白而後可給文移必展轉而後可通岌岌皇皇祇託魏絳和戎以希解免使當時不有先臣趙貞吉昌言以絕天下事殆未可量也今國勢搶攘百倍于昔一切宴飲下所司報罷可也

其二曰禁把棍豫消禍萌自古國家喪敗之形未必遠自四夷全是几席之間素所不經心之處肆情于渺忽轉禍于滔天所謂一夫持

挺九廟頓墟可勿念乎庚戌逆鸞結構戎馬
交馳忙忙屯軍城下苟免斯湏未幾而城內
告變反欲作我敵國又忙忙抽軍而入用遏
亂畧內外洶洶莫知底止今之把棍放花開
礦白討帳活捉人種種皆是萬一事到臨頭
爲害不細及今大創猶可撲滅

其三曰嚴守衛肅清禁地天關邃閣豈是行人
往來之所內苑液池斷非商賈貿易之區今
且走如蠅而諠如市所不至于閔然爲變者

以其有守衛官軍爲擁護焉耳職初至京於
正月二十九日見朝以爲此之日也正是朝
覲諸臣謝恩之日鷄人唱曉衣冠旅進所爲
守衛各員役不知如何擺列振揚國威職入
西長安門額設指揮千百戶八員伍長六名
軍二百一十六名職閱之官止一員軍止三
名承天門額設指揮千百戶七員伍長五名
軍一百八十四名職閱之一人篋有也端門
額設百戶一員伍長一名軍二十六名職閱

之一人篋有也及至午門是謂咫尺

天顏大小臣工行禮之地宜乎執事各員役象勾
陳以列隊聽鸞音以趨蹌問之紅盔額設一
千四百九十員名分爲兩班每班該七百四
十餘員名一人篋有也問之圍子手額設二
千員名分爲兩班每班該一千員名一人篋
有也問之明甲額設五百員名分爲兩班每
班把總二員隊長五名軍二百四十三名一
名篋有也問之大漢將軍額設一千五百員

名每日分派千百戶五員將軍三百名晚赴
兩關直宿早候象進站立一人篋有也平時
無事之際尚不容寬假以偷安值此倥偬之
秋豈容隋窳以悞事奴酋奸細遍滿道路或
有人焉潛入內地窺見淺深蕭牆之憂其誰
與弭之恐又不止風癩張差含糊作恠已也
昨巡視衙門蓋已申嚴之矣應否剔釐祛蠹
大示振作是在今日厚爲勅誌

其四曰防畿輔拱護

神京夫

神京之有畿輔猶頭目之有胸臂也安則俱安
危則俱危非可置之外郭漠然不加照管也
者隆慶四年正月

先皇諭兵部曰畿輔重地武備廢弛已久近來言
者皆詳于外而畧于內豈萬全計爾等宜悉
心詳議所以扞外而禦內者也而尚書霍冀
等條上十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
印官民兵錢糧等項悉屬綜理宜行總督撫

按官公同甄別某應久任某應改調遇有員
缺慎選老練甲科充之如貢科吏員出身有
異才堪任者一體起用一修繕城堡謂往年
猾虜止于攻毀堡寨近則攻陷州縣城矣卽
如近城蘆溝橋河西務皆素稱大鎮虜必垂
涎速行各該守臣增築墻垣多開濠塹工費
取之撫按贓罰及戶部開納事例銀一申明
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雜處往往盜起肘腋
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其他

點閘科派之擾俱行禁止一團練民兵謂州縣設有民壯專備緩急之用而有司獨用以供迎送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臣嚴令着實教閱其有額外壯丁堪練者多方募集編成什伍平時量減徭役防秋量給行糧如能禦虜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謂墩臺爲烽火耳目之寄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有虜警不便傳達宜酌量衝緩以時修築多撥軍夫守之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如

其連珠炮神鎗鳥銃之類宜一一多備仍選軍民精銳有膽力者充爲火器手不時教習以濟急用一栽種樹株謂畿輔平衍空濶虜騎得以長驅宜于各城堡外多種樹木不惟利民且可以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旣修又須法令素明乃能有濟宜令各州縣查照各城堡梁口數目編定號次以爲信地挨戶出丁守之雖勢豪之家不得徇情優免儻遇虜報戒嚴卽選壯丁如期策應一嚴謹收斂謂

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
執旗召集鄉民悉還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
之一責成兵備等官謂兵馬錢糧之事全賴
兵備等官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後能戮力共
事使人知責任所在不容他諉以上十款皆
先臣之所已言

先皇之所鑒納應查照豫爲斟酌施行幸毋曰遠
而難及也及則不可收拾矣

其五曰處亂民潛杜勾連正德年間河北之亂

若劉六劉七等以編氓而做盜賊侵薄兩畿
蹂躪數省徵先臣彭澤盡力征討幾壞于陸
完諸人手今雖未至於是第其漸不可以不
防雲間之焰方歇崑山之火又熾于斯之日
其法宜問主者是誰從者是誰斷然正以國法
永絕強凌衆暴之釁不然人人效尤何時已
也慶陽李文借口勾連奴酋擬定月日舉事
取慶陽等處會于京師蠢蠢欲動至今有無
擒獲解散尚未分別爲撫臣者方其到任之

言通石畫 卷之十六 四十七
日正是文等鼓譟之時今旣數月可怡情燕
雀而不爲之所耶奈何寂寂不一言也夫夷
狄手足之疾亂民腹心之患小亂不止必爲
大亂是可不爲寒心哉

其六曰亟用人以壯金湯夫唐虞之世野無遺
賢萬邦咸寧今行取諸臣非所謂拔十得一
號爲俊乂者乎奈何時局日變法體日隳擬
部不已轉爲留部留部不已又轉爲題差夫
題差是也卽使盡人而題之而下之御史有

其人給事不得其官矣况今日題一人或者
徼幸萬一如兩浙河東貴州有時下也明日
題一人又明日再題一人則又似乎隔闕茫
無定據零星破碎法體盡乖人壽幾何河清
難俟恭思

皇上陸續檢用之

旨益謂某日下枚卜某日續下大僚又某日續下
考選緣衙門而陸續用之非區區謂考選諸
臣陸續用之也毋論

皇朝通志卷之十六
四十八
祖宗朝未聞破碎至此卽以

皇上四十七年道化翔洽臺省布列有一破碎至
旨蓋此者乎張彌天之網弘大公之途是在

皇上垂念俟命諸臣盡數一朝下焉一以完國家
之典制一以廣賢哲之登庸師師濟濟隨試
輒效不然挈瓶守拙于諸臣分毫無妨有人
而不用有可用之時而不用或其事有可慮
一切防維其誰賴焉至御史劉光復劉國縉
世之所謂盡忠圖報者無如此兩人一困于

囹圄一錮于山林大小諸臣無不人人願爲
乞請要之非以爲私實以爲公或以籠鳥放
生或以駿骨登壇又在

皇上愛惜人才一念及之耳聞得

世宗肅皇帝庚戌

御奉天殿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赦給事
中沈東隨致虜退中外欣然可無倣而行乎
職之所言者不外乎諸臣之所常言而職之
所圖迴者則實有履霜堅冰之大恐儻蒙

皇上俯允職言嘉與施行社稷之福也生靈之幸也職亦有榮施不然日復一日厝火積薪之上其有及乎先臣靖遠伯王驥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而不可有憂國之言今且言之矣以職言臣也無可奈何也惟

皇上不忘乎外而先以治內百勝之筭無以易此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

聖諭軫念遼左周至滅虜安邊有機伏乞大發帑金以佐軍興以鼓士氣事職于初八日午刻

讀邸報見兵部接出

聖諭朕見連日以來風霾異常日光晝晦朕心深切做惕因思遼左進兵之際天象若此邊事不無可虞至于各邊調發空虛夷情蠢動防禦尤當加謹爾部可馬上差人傳與東征將士務要用心協力奮勇殺賊早收擒勦之功賞格已明朝廷決無吝惜目前風霾屢作嚴寒未消諸將士暴露行間深可憫念着經畧與撫按官于額餉外另加賞賚以鼓衆心庶

幾滅虜安邊在此一舉其各邊督撫等官也
行文與他着比常十分備禦用保萬全故諭
欽此洋洋乎聖人之言也真足以起死回生
轉危爲安師行糧從滅賊有日矣夫遼左之
事萬萬叵測人人言之而未必

皇上聽之人人憂之恐之而未必

皇上信之行之君門萬里一線難通九重邃密外
廷鮮料蓋竊謂

皇上習見寧夏之變噫劉小醜尋常耳曾幾何時

便足了當卽有播州之役應龍痴兒隨手就擒亦不甚艱

皇上迴腸反念豈其有此而臣下逃聽風聞或意其有此有之則將狃之以爲安恃之以無恐雖百奴不以怵其心無之則宮寢必不帖席風霾遂以切衷雖師在方輿而且傲且惕也惕之則必思所以處之處之維何卽如

皇上所謂額外另加賞賚以鼓衆心云爾椎牛餉士賞也必問牛將何在絕少分甘賞也必問

所絕所分何在投膠挾纊賞也必問繆纊出自何所豈是天施地生惟

皇上操之惟

皇上及時發帑助之而不自他求也前發十萬兩不爲不多也後發戶兵二部二十萬兩又不爲不鬯快也而况額設之轉輸遞至海運之芻糈有加豈不足以飽其腹而鼓其向往然而猶有待也偶見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一檄備云今冬落雪異常入春雪融泥深三尺

近日又連下雪尺餘西馬倒壞儘多兵間有
逃者此中餉金若掃至二月二十五日新餉
司至遼止帶餉銀二十萬兩日下禦寇郊原
兵次荒野轉餉不繼變生可虞又云前日請
帑百萬未見覆允異日有事何以支之夫此
百萬之帑

皇上以爲

皇上之有耶四海九州之有耶惟有四海九州而
後

皇朝通志 卷之十六 五十二
皇上得以保其有不有四海九州

皇上雖有之恐有時而引去矣稔知今日之奴酋
非復曩昔噶劉諸寇占據一城死守一囤猶
可戰勝而攻取水灌而火馳者謠曰女直若
滿萬中國無與敵先臣李夢陽亦曰女直外
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遼東先臣自五十年
前灼然先見微著今之時何時也彼有十萬
兵馬我亦儘有十萬兵馬彼有十萬兵馬人
人一心我有十萬兵馬似未必人人一心且

兵有迹亾馬有倒歿勇怯異也勝敗之數又難遙度也于茲百萬尚有斬焉者乎

皇上曰賞格已明朝廷決無吝惜

皇上明見事勢窮蹙而欲以不失信于東征將士然欲以不失信于東征將士必須先計發帑欲先計發帑必須乞恩百萬非百萬無以充軍實非百萬無以壯軍容非百萬無以激發投石超距之勇非百萬無以安輯杌捏不自保之心司農似已告匱矣司空似已大半去

書通研畫 卷之十六 五十三
矣太僕似若無復餘矣四海九州似若搜括
加派到其骨矣

皇上不于此時發帑將誰望哉况乎風霾蔽日正
在進兵

皇天上帝已昭示災異之有在若欲欺揚震盪出
朽蠹爲甘霖以大賚爲修弭發之此其時後
此慮無及矣職又思犯璫高淮二十年來剝
蝕遼人不知幾千百萬今皆填委大內只此
阿堵便可湊發以遼人之膏血還以佐遼人

之危困於

皇上爲不費之惠于遼人沾拯溺之仁然寧獨爲
遼人計哉山海一丸有難封固萬一烽火及
于甘泉以至牧馬城下不知那些可以倚靠
那些可以借資言念到此可爲慟哭流涕者
再懇祈

皇上垂念天心仁愛俯允按臣百萬之請勿以小
物害大物以無益之貨財而輕百萬生靈之
命脉并前疏一體俞發祖宗社稷實式憑之

書通考卷之六
臣不勝齋祓戰恐翹首仰望之至
五十四